

人民週刊社印行

我們現在爲什麼爭鬪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

目次

我們現在爲什麼爭鬪.....	獨秀
國民革命及國民革命勢力的團結.....	恩來
現時廣東的政治鬪爭.....	恩來
現時政治鬪爭中之我們.....	恩來
論廣州工潮.....	黃平
論廣東農潮.....	綺園
論廣東學潮.....	寶同

我們現在爲什麼爭鬪？

——獨秀

民國十五年，幾乎年年有戰爭，大家厭惡戰爭，希望和平，這是當然的事。可是戰爭決不是僅僅由厭惡而可去的，和平也決不是僅僅由希望而可來的；必須經過幾次有主義有社會目的之戰爭，來去掉那無主義無社會目的之戰爭的源泉，然後戰爭可止而和平可期，否則終於混戰而已。

現時的戰爭，是不是有主義有社會目的之戰爭呢？我們可以堅決的肯定他是有主義有社會目的之戰爭。自從吳佩孚出兵討赤護憲到國民政府北伐，這八個月以來的戰爭，不但國民政府國民軍方面有主義有社會目的，就是奉直軍方面在客觀上也有他們的主義他們的社會目的，和以前個人的一黨一系以直皖戰爭直奉戰爭，確是不同。

這八個月以來的戰爭，在表面上固然也可以說是赤與反赤之戰爭，但更科學些

觀察起來，乃是中國半封建勢力與民主勢力之戰爭。不但兩方直接戰爭者其性質如此，即關係兩方之社會勢力，亦顯然分成兩大營寨如左表：

半封建派（反赤的）：

民主派（赤的）

奉直軍閥

國民黨及國民政府

官僚

國民軍

洋行買辦

農民

大學教授

工人

地主土豪

學生

交通系

有政治覺悟的工商業家

安福系

中小商人

研究系

共產黨

聯治派

共產主義青年團

國家主義派

語絲派創造派等文學家

復辟派及新社會民主黨

老八黨

各種宗教徒

這兩派的營業旗幟都很鮮明，其爭鬥亦日趨劇烈，很少有中立之餘地；只有研究系一派人，帶常常裝出中立的態度，最近他們的張君勱，於吳淞政治大學開學日演說：「目下時局，不論誰勝誰敗，吾人殊無過問之必要。」其實，他們一向站在清室袁世凱段祺瑞曹吳那邊，搏命和民主派作對，吳佩孚齊燮元之盛時，他們却大過問而特過問，張君勱曾親身出力擁護曹憲，丁文江也做了孫家的官，他們的大將蔣方震，從去年為吳孫奔走，一直到現在不曾停蹄。他們的機關報說：「吳之力不足自救，東南以力分又不足以剪滅當前之大敵，雖有強援焉，而不可以為吾用，……若其不幸而有所挫敗，……」（見九月二十日時事新報特論）；曰「吾」，曰

「不幸」，這分明是站在吳孫那邊說話。他們的機關報又說：「我並不相信有什麼國民革命，而且我更不能承認國民革命可以完成。」（見九月二十一日時事新報時論，這篇論文起首却說：「現在國民革命正舉行之時，我們若是發國民革命沒有成功的可能的話，即不是受了帝國主義的唆使，亦是反革命者的鬼域。」看這幾句自相矛盾的話，分明是痛罵他們自己）。國民革命包含着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兩個意義，也就是打倒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半封建勢力這兩個意義。他們既不相信有什麼國民革命，更不能承認國民革命可以完成，那麼他們主張怎樣呢？難道他們主張向前社會革命，當然不會；當然他們是主張向後仍舊由帝國主義扶助中國的半封建勢力統治中國。因此，我們把研究系也列在半封建派之內，總不至於不符事實罷！

現在分明是半封建和民主這兩派的戰爭，所以能够肯定他是有主義有社會目的之戰爭。因為此次戰爭若仍舊是奉直軍閥的勝利，不用說中國仍舊脫不了外國帝

國主義和國內半封建勢力之統治，勝利若歸諸國民政府國民軍，至少我們能够漸漸走上對外民族獨立對內建設民主政治的道路，再至少我們總可以大大的發展走上這條道路的運動。一切半封建勢力，都是中國民族走上這條道路的障礙物，這些障礙物不搬開，中國永世不會有進步，所以我們堅決的毫不游移的現在要為這個目的而爭鬥，即一切民主派為實現民主政治對於半封建勢力之爭鬥；這個爭鬥也就是此次八個月以來國民軍國民政府對奉直戰爭之社會目的。這個爭鬥在中國是一定要的，本來不成問題，雖研究系的人也不便公然否認；現在的問題是現在這個爭鬥中，有沒有向左超過民主主義的傾向和向右不及民主主義的傾向。

在前一問題，大半是不懂得共產黨革命理論與政策的人之懷疑，或是有意造謠。最近研究系的機關報（九月二十一日時事新報時論）說國民革命成功必然發生兩個問題：（一）信仰無產階級專政的列寧黨，將與國民黨左派爭奪權；（二）赤俄必定幫助列寧黨戰勝國民黨左派，將中國設為他的赤塔共和國奪奪中國的一切

事實。研究系這班人，一向是替帝國主義軍閥信口造謠來攻擊中國共產黨和蘇俄的，現在眼見吳佩孚被北伐軍打敗，氣昏了，更要失神的無端狂吠了！列寧黨應該信奉列寧主義，主張徹底的民族自治，反對強大民族壓制弱小民族，本是列寧主義要素之一，中國共產黨若希圖中國歸蘇俄統治，這簡直是賣國黨，而不是什麼列寧黨了。至於國民革命成功，共產黨便要與國民黨左派爭政權，這也是不會有的事。共產黨取得政權，乃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事，在國民革命時代，不會發生這類問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共產黨，他們是科學的社會主義者，而不是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他們最懂得歷史各時代之革命的理論與政策的：他們懂得中國的歷史和經濟狀況，現在還是國民革命時代，而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時代，現在不但資產階級需要民主政治，即無產階級亦需要民主政治，或者比資產階級需要民主政治更為迫切；因此，我們敢說：在國民革命的爭鬥中，中國共產黨是不會有向左超過民主主義的傾向的，或者有時比國民黨左派分子一時浪漫的說話還有一點

也難說。我們還敢說：卽國民革命成功後之建設時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衆政權，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並且還不是工農政府；在那時革命的民主的民衆政權之下，中國的資本主義當然要發展起來，也只有到那時，真正中國的資本主義才能够自由發展。我們不是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決不幻想不經過資本主義，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會一跳便到社會主義的社會。不過那時的中國資本主義，已經過國民革命的洗禮，已經是民族的民主的資本主義，他的發展影響到全民族的經濟生活，和研究系這類人所要的資本主義。不要民族革命，不要民主革命，不經過國民革命的洗禮，只由半封建勢力下之軍閥官僚買辦，結托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道威斯式的資本主義。」——相差甚大。

在後一問題，前表所列民主派的各社會成分，民主化的程度雖不齊一，而根本上都是站在民主的戰線上和半封建勢力爭鬥的。我們爲穩固充實民主戰線起見，不得不向正站在民主主義旗下和軍閥血戰的國民政府與國民軍，要求他們更高度的

民主主義化。第一，他們應該在思想上拋棄仁愛愛民保民救民這類論調；仁民愛民救民保民，這都是封建時代聖君賢相的所謂仁政，真正民主主義者，應該走到人民中去，引導人民自己奮鬥，不應該高居人民之上，來愛他們保他們救他們！第二，他們應該在行動上拋棄封建時代軍事專政的萬惡制度。他們政權所及之地，務須使該地方政治儘可能的民主化；而且在事實上，貪官污吏是中國政變之致命傷，只有政治民主化可以救濟，軍事專政是貪官污吏藏身之所。第三，他們政權所及之地，應該和農民合作，懲治貪官污吏劣紳地主土豪，而不應放任貪官污吏及駐軍勾結劣紳地主土豪，蹂躪農民；因為農民是國民革命中主要的廣大民衆，劣紳地主土豪乃是半封建勢力之真實基礎。只有他們自身這樣高度的民主化，才能肅清民主派內部的封建餘毒，才能穩固充實民主的戰線，才能保證民主派的勝利。

研究系這班人，在表面上或不敢公然反對民主政治，實際是反對的。他們否認國民革命可以成功，否認國民會議可以召集，否認商會農會工會教育會學生會可

以代表人民，一切都否認乾淨了，不看見他們於這些消極的否認之外，有什麼積極的主張。他們積極的主張，不用說就是照舊由半封建的軍閥統治中國，更好是由有兩次戰功八省地盤的直系統治中國，最好是袁世凱復活來統治中國，好用他們來組織所謂「第一流內閣」。我們現在爲打倒半封建勢力而爭鬥，爲實現民主政治而爭鬥，不但要用槍砲和半封建的軍閥爭鬥，還要用筆舌和反民主主義的研究系這類政客爭鬥！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國民革命及國民革命勢力的團結

十

周恩來

近來有人頗懷疑目前許多民衆運動違反了國民革命的方式，頗誤會許多革命分子在做非國民革命的工作；這個問題極其嚴重。我們爲國民革命利益與其前途計，有以下的話要說。

不錯，某個時代的革命，必須「應時代的需要合環境的要求」。否則，便是「反革命」。所以我們很久就肯定國民革命是中國唯一的革命。在這革命運動中，任何被壓迫階級的民衆都超不出打倒他們的敵人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半封建勢力以圖政治上經濟上的民主解放。質言之就是要求一個民主政綱的實現。

理論上既無衝突了，我們且看實際上目前民衆運動有無超過國民革命的要求，違反了國民革命的方式。

首先說到工人。現時工人運動最易引起非難的，大半是：工會擅自捕人，封閉工廠商店，工人持械遊行，強取商店什物。這幾件事，我們須研究事實真相。廣東職工運動要沒有行東廠主，工賊流氓做分裂工會運動，實際上早已團結堅固，很坦平的向前發展了。怎奈要求工會統一，行東廠主却設立行東工會從事破壞。工人因生活痛苦舉行罷工，行東廠主却收買工賊從事搗亂。等到破壞搗亂還不足，便雇用流氓毆殺工人，威迫利誘，拆散羣衆。工人受着這種客觀的痛苦，於無可如何之中，乃不得不組織糾察隊自衛隊以圖自衛，逮捕流氓免遭毒打，防守工廠商店門口以免工賊破壞罷工。這些問題久已成爲勞資間工人間的糾紛，國民政府只要設法處理，使工人得到生活保障，他們本無須取這種形式。強取商店什物，果使屬諸事實，可以竊盜論罪。罷工事件，原是工人受經濟壓迫過甚出於不得已之舉。條件太高，行動太驟，都有磋商改善的餘地；最好就事論事，不必牽動工人運動全體。至於因梧州潮州慘案而引起的工人同情運動，其責任原在幾個不

法軍人，工人的要求仍不出生命保障。

在鄉村，土匪劣紳貪官污吏實是應該肅清的。只要看到近來農民運動人員被害事件之多，便知鄉村反動勢力之大。實際上農民目前的要求，不過是減租以維持生活，剿匪以保護生命而已。

總之，工農運動並未超過國民革命的要求，而祇是國民革命的初步要求：工農的集會自由，工人罷工權，工農生活改善，生命保障等等。至其行動，外間流言說工人要打倒國民政府，打倒某某，實行勞工專政完全為反動派離間工農與政府之休戚關係。革命的工農智識雖低，但他們需要國民革命之成功，比任何人都感覺急切，決不至如此荒謬以違反國民革命的方式。且工農羣衆對於國民政府自始即竭誠擁護，在去歲風雨飄搖之中，更曾出其死力，他們豈有不要這種給民衆以政治自由的政府，而要壓迫民衆的陳炯明或張作霖的政府麼？不過這類流言，自有工農運動以來便有。但因政府與工農羣衆的團結一致，故流言亦無傷於我們毫末。

學生運動原也有些糾紛，但始終未出國民革命範圍。拿一年來的現象比較，現在總算進步了。若還有不完善處，可從教育機關方面圖整頓，從青年運動方面謀改善，這種整頓改善，應從革命的利益方面着想。

商人方面如除暴安良保護河道等要求，更顯而易見是民主政治的初步利益。

講到整個民衆運動，不管依據孫中山先生的訓政方案，或是依據最近政綱關於人民團體的解釋，目前廣東的民衆組織，大家都承認有集議權和建議權了。在黨政府方面，須指導這些民衆團體的集議和建議，在民衆方面，亦因曉得國民黨的最近政綱爲各階級民衆目前最急迫的需要，故決不會有什麼超出國民革命的要求。民衆團體除掉接受這個政綱，擁護執行這個政綱的國民政府，并無第二條出路。故民衆團體應幫助黨政府積極宣傳這個政綱及次第施行這個政綱。

第一點說過了，我們再進而問實際上有無許多革命分子在做非國民革命的工作。

在解釋國民革命的性質上，人人都承認國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為如此，閉關的國家主義派所以爲反革命，國際性的中國共產派所以加入國民黨實行國民革命而成爲革命分子。目前的中國政治狀況，不但帝國主義的鎖鍊——不平等條約在中國絲毫沒有動搖，軍閥尙佔有全國三分之二的領土，便是在國民政府領域中半封建勢力——貪官污吏買辦大地主土豪劣紳土匪等還遍地皆是。同時除掉掉團結各派民主勢力——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工農階級以集中於國民黨領導之下向共同的敵人進攻，再沒有其他的爭鬥。在這爭鬥中，我們可以公然說共產分子不管在反帝國主義的上海省港罷工中，在東征北伐抗軍閥的血戰中，在北中各部爲辦國民黨而遭遇的囚殺中，在工農運動的犧牲中，他們總是最先實站在前線。他們所流的血，總是灑向國民革命，無一點遲疑，無一點吝惜。一切工作，我們尙找不出非國民革命的証據。我們更很堅確的認定現時方是國民革命的心首，離成功的途程還很遼遠。所以這時候我們希望民主政綱之實現比任何人都感覺急切

。或正因望之急而言之切，遂惹起許多人的誤會，也是意中之事。惟當此北向軍閥，外向帝國主義，內向半封建勢力作決死戰的時候，所有革命分子都應團結起來，何況站在革命前線的共產分子，且應與國民黨密切地合作才有打倒我們共同敵人的可能。才能引導工農上解放之路。否則，除帝國主義及國民革命的敵人得到利益外，一切革命分子以至國民革命祇有歸於失敗。

我們高呼：

一切革命勢力團結起來！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